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第一百七回 一枝梅盜箭斬馮雲 賽花榮暗器傷徐壽

話說謝志山聽了卜大武這番話，登時三尸神冒火，七孔內生煙，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，昏暈過去。當下卜大武即與馮雲、孟超將他扶起。停了片刻，蘇醒過來，大怒說道：“卜賢弟，你不必著急，咱給你代眾家兄弟報仇便了。就便這王守仁狗娘養的不來，咱也要興兵下山去殺他。”卜大武道：“兄長，你不必患王守仁不來，只愁這山上人少，非他的對手。”謝志山道：“賢弟，你何以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？不必說咱山上尚有三四千人馬，就便沒有，咱又何足懼哉！”卜大武道：“小弟現尚帶有不足一刀人，雖系殘敗嘍兵，只要養息數日，也還可以使用。”謝志山道：“現在那裏？”卜大武道：“現在山下候示。”謝志山道：“可即命他們上山便了。”當有小嘍兵下山招呼。不二刻，所有一元精銳全上山來。在山嘍兵繳令已畢，謝志山仍命卜大武管帶。卜大武又再三相謝。

當下謝志山即命大排筵宴，與卜大武洗塵壓驚，四個人暢飲起來。直飲到日落，謝志山即令卜大武在偏寨安住，然後各歸本寨而去。原來這桶岡寨卻有三座寨柵，謝志山居中寨，馮雲居左，孟超居右。平日卻各就本寨居住，有了大事，始在聚義廳會議。

卜大武當就偏寨安住下來，故意命徐鳴皋、一枝梅、周湘帆、包行恭、狄洪道、徐壽六人在偏寨上宿。徐鳴皋等會意，當即到了偏寨。等到三更將近，各寨業經睡宿，徐鳴皋等即至卜大武房內，低低問道：“那馮雲、孟超兩個賊目的臥房在那裏，我們便可前去行事。”卜大武忙止道：“今日尚不可動手，且等一日。明日可至各處將路徑看明，至明夜再行動手。”徐鳴皋等聞說，也覺有理，隨即出了臥房，仍就寨內安歇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即雜在本山嘍兵內，各處去看路徑。所有出路及那有埋伏的地方，全行看過，切記在心。到晚間又至偏寨，歇息了兩個更次。等到三更時分，徐鳴皋等六人各脫去外面衣服，取出利刃暗器，招呼了卜大武，又將脫下的衣服在僻靜地方藏好，然後徐鳴皋、徐壽使出夜行手段，直奔孟超右寨而去，一枝梅、包行恭直奔馮雲左寨而去，狄洪道、周湘帆往來接應。只見他們六個人身于一縮，並無一點聲息，但見六條黑影子飛出寨外，登時已不知去向。卜大武看得清楚，暗暗贊道：“原來他們尚有這樣的手段，我幸虧識時務早早歸降，不然，即不死于陣上，也說不定為他們暗中刺死。”

不言卜大武暗地自語，且說一枝梅與包行恭來到左寨，兩個人由屋檐上倒掛下來，向左寨一看，但見臥房內尚有燈光。一枝梅與包行恭便將身子垂下，手執單刀，輕輕的將窗紙戳了一個小孔，就此兩腳一會，已落在平地，真個一點聲息沒有。先向四面一望，見無人影，便走近窗格，將一只右眼從窗格內小孔上望了進去。只見房內坐著一人，尚未睡覺，在那裏做八段景的工夫。一枝梅看罷，也不驚動，即從身旁取出薰香，復又跳遠了一丈多地，取出火種，將薰香燃著，又來至窗腳下，將薰香由窗戶小孔中透至裏面。

他這薰香可與眾不同，他人所制的都有一種香味，他這薰香卻一點香味沒有，好似若有若無一股熱氣而已。不論何人，只要觸著這一點熱氣，登時就骨軟筋酥，坐立不住。一枝梅將薰香透送進去，過了一刻，料已散開氣味，便將薰香取回悶熄，仍收在身旁，又立在那裏靜聽。又過了片刻，只聽裏面呵欠之聲，一枝梅知道馮雲已觸著香氣。復從窗眼內望了進去，只見馮雲已睡床上。一枝梅看畢，便向屋檐上擊了一掌，包行恭也就將手掌一拍，當時跳下房檐。一枝梅又將單刀向著窗格輕輕撥開，便一窺身進了臥房，直奔馮雲床前。手起刀落，先將馮雲殺死，取了首級，然後四面來尋袖箭。尋了半會，只是尋找不出，又復在馮雲身上去搜。那知這馮雲袖箭是隨身攜帶，此時卻在他腰內搜出。

取過來就燈下觀看，卻是一個八寸長的竹筒，內有消息，中藏二十四枝連珠鐵箭，只要一打出去，接連著二十四枝一齊發出，果然利害。一枝梅從前也學過此藝，他也會用。

後因暗器傷人，終非正道，以此不用多年。現在見了此箭，卻愛他制造精工，便于攜帶，又系絕好防身之器，因即藏在身旁。復行出房，將窗格仍然倒關起來，會同包行恭跳上房屋，直奔右寨而去。

卻說徐鳴皋與徐壽二人到了右寨，也是從檐口倒垂下來，側耳聽聲，向房內聽去。

只聽裏面並無鼻息之聲，知道孟超還未睡覺，便輕輕的跳落下面，也從窗格紙上用津唾舐濕，戳了小孔。孔內望了進去，只見迎面設著一張床鋪，垂著帳門。徐鳴皋也不知裏面的人曾否睡熟，卻又不敢進去，便欲取雞鳴斷魂香，打算取出香來，燃著透進去，使裏面人觸著香氣，昏迷過去，他好動手。那裏曉得卻不帶得，包行恭也不曾給他。兩人雖說過這句話，卻都忘記了。徐鳴皋見不曾帶來，欲去尋找包行恭，恐來不及，只得放著膽，執定手中刀，去撥窗格。輕輕的撥了幾下，居然將窗格撥開；又聽了聽，好似帳內有鼻息聲音。他便招呼徐壽小心在外等候。徐壽答應，他就縱身入臥房，借著燈光四面觀看。看了一會，並不見有弩箭，心中暗忖道：“我何必如此？只要將賊囚殺死就完了事，不必一定要盜他弩箭。與其盜箭尋不出，不若將他殺了，反而直截了當。”主意已定，即手執單刀，扑向床面而來。掀開帳門，手起一刀，砍了下去。那裏曉得並無人睡在裏面，只聽一聲響亮，只將床鋪砍成兩段。徐鳴皋說聲“不好”，急待要走，只見從床後已跳出一人，手執流星錘，大聲喊道：“何來雜種，敢到爺爺這裏來盜何物，這不是老虎頭上撲蒼蠅？不要走，吃爺爺這一錘。”說著，一流星錘已打將過來。徐鳴皋實在手段高強，急將手中刀向錘上一架，登時隔開；一個箭步，急急退至房門口，復一腿將房門踢落，就勢已竄出房門。孟超見一錘未曾打中，又被他逃出房外，登時也就追趕出來，兩人就在寨外接戰。

徐壽此時也就上來助戰。孟超雖然勇猛，究竟敵不住兩人。看看抵敵不住，正待要走，卻好周湘帆又到，登時從屋上跳下，大喊一聲，手舞雙刀，直奔孟超扑來。孟超力戰兩人，已自不能取勝，何況再添一個，心中一想：“若再戀戰，必然吃虧，不若急急跳出圈外，用暗器傷他便了。”主意已定，即便虛晃一錘，跳出圈外。徐鳴皋見他跳出圈外，知道他必取弩箭射來，卻早為防護。只見孟超一轉身，便向腰中取出一張弩弓，左手執錘，右手將弩箭執定，認准徐鳴皋射來。鳴皋是早已防備的，便急急一縱身竄上屋檐。徐壽、周湘帆卻不曾防備，正自趕來，不提防徐壽面門上已中了一箭。接著，又一箭望周湘帆射來，所幸讓得快，不曾射中。徐鳴皋在屋上看得清楚，說聲“不好”，正要從孟超背後跳下去，給他個出其不意，打算將孟超一刀砍死，忽見迎面一條黑影遠遠飛來，又聽啞的一聲響，從面前飛過去，即隨著聲音望去。只見下面咕咚一聲，徐鳴皋再仔細一看，孟超已跌倒在地。欲知孟超如何跌落塵埃，以及徐壽、周湘帆二人有無性命之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